

卷二十七

晉成帝下 康帝

穆帝

卷二十八

晉穆帝下 哀帝

帝奕

簡文帝 孝武帝上

歷代通鑑纂要

卷二十七

之二十八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七

起晉成帝咸康四年至穆帝升平三年

四年成國元年號漢中宗李壽漢興元代高祖什翼犍建

四國

成李壽弒其主期而自立改國號漢

成主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大臣多不自安尤忌

漢王壽威名使出屯涪壽懼不免遂襲成都壽世

子勢為翊軍校尉開門納之克成都廢期為縣公

幽之期縊而卒壽遂稱帝改國號曰漢

以司徒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郝鑒為太尉庾

成戊



亮為司空。尋更以導為丞相。罷司徒官。

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亮與鑿牋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官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既盛。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託付。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鑿不聽。或勸導密為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如君言。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亮乃止。是時

亮雖居外鎮。而遙執朝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趣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代王翳槐卒。弟什翼犍立。

五年。庾亮表請伐趙。詔諭止之。

亮欲開復中原。表以桓宣鎮襄陽。弟懌鎮魏興。翼鎮江陵。毛寶。樊峻。戍邾城。上疏欲帥大眾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為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鑿議以為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疆

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為今之計。莫若
養威以俟時。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丞相始興公王導卒。以何充為護軍將軍。庾冰為中
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

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
有餘。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謚曰文獻。徵
庾亮為丞相。亮固辭。遂以充及亮弟冰參錄尚書
事。冰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
是朝野翕然稱為賢相。

太尉南昌公郗鑒卒。以蔡謨都督徐兗軍事。

改丞相為司徒

趙以李巨為御史中丞

趙王虎患貴戚豪恣。乃擢巨為中丞。中外肅然。虎
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
六年。司空庾亮卒。以何充為中書令。庾翼都督江荆
等州軍事。

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翼悉心為治。戎政嚴
明。數年之間。公私充實。人皆稱其才。

八年。六月。帝崩。琅邪王岳即位。

帝幼冲嗣位。既長。頗有勤儉之意。至是不豫。或詐

寅壬

子庚

為尚書符。敕宮門無得內宰相。眾皆失色。庾冰曰。此必詐也。推問果然。帝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冰恐易世之後。親屬愈踈。為人所間。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為嗣。帝許之。中書令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且今將如孺子何。冰不聽。帝乃詔冰充。及武陵王晞。會稽王昱。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而崩。在位十七年。年二十二歲。琅邪王即位。委政於冰。充立皇后褚氏。

時徵后父豫章太守褚裒為侍中。裒以后父。不願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鎮半洲。

康皇帝建元元年。詔議經略中原。庾翼表遣梁州刺史桓宣伐趙。

翼以滅胡取蜀為己任。遣使約燕。涼。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為難。唯庾冰意與之同。桓溫譙王無忌。皆贊成之。至是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眾北伐。表桓宣督諸軍趣丹水。桓溫為前鋒。小督帥眾入臨淮。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

漢主壽卒。太子勢立。

庾翼移鎮襄陽。詔以翼都督征討軍事。庾冰都督荆江等州軍事。徵何充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二年

漢主李勢
太和元年

九月帝崩太子聃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臨朝稱制
帝疾篤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為嗣何充建議
立聃為太子帝崩在位二年年二十二歲太子即
位由是冰翼深恨充帝方三歲太后臨朝稱制充
薦褚裒宜綜朝政裒固請居藩改督徐兗鎮京口
荆江都督庾冰卒翼還鎮夏口

孝宗穆皇帝

永和元年

舊大國一漢涼代小國三新
小國一凡五僭國

以會稽王昱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

詔徵褚裒輔政尚書劉遐說之曰會稽王令德雅

望足下宜以大政授之裒乃固辭歸藩

江州都督庾翼卒以桓温都督荆梁等州軍事

翼病表子爰之為荊州刺史委以後任及卒朝議

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欲從其請何充曰荆

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疆胡西鄰勁蜀得人

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

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温

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温者丹陽

尹劉惔每竒温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

昱曰温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

昱自鎮上流。以已為軍司。昱不聽。以温代翼。又以
悛監沔中軍。代庾方之。

張駿自稱涼王

是歲駿分境內二十二郡三營。為涼河沙州。駿自
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之。始置祭酒等官。
車服擬於王者。

二年

漢嘉寧元年

揚州刺史都鄉侯何充卒

以光祿大夫蔡謨領司徒

以顧和為尚書令。殷浩為揚州刺史

褚裒薦顧和。殷浩。詔以和為尚書令。浩為揚州刺
史。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經
從王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
孝道。傷風俗耳。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
當厄運。危弊理極。足下沈識淹長。足以經濟。若復
深存挹退。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足下去就。即
時之廢興也。家國不異。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涼王張駿卒。世子重華立

桓温帥師伐漢

桓温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曰。今

為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溫拜表即行。委長史范汪以留事。朝廷以蜀道險遠。溫眾少而深入。皆以為憂。惟劉惔以為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為。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耳。

三年

是歲漢亡大一
小三凡四借國

未丁

桓溫敗漢兵于笮音昨竹索也橋。進至成都。漢主勢降。詔以為歸義侯。

溫軍至青衣。

今嘉定州地

漢大發兵趣合水以拒之。留

參軍孫盛將羸兵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進遇漢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走散。溫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勢悉眾出戰于笮橋。溫前鋒不利。矢及溫馬首。眾懼欲退。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勢輿觀面縛。詣軍門。溫送勢於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為參佐。舉賢旌

善。蜀人悅之。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詔封勢歸義侯。

趙攻涼州。張重華遣謝艾將兵擊破之。

趙麻秋攻枹罕。帥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

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退保大夏。今州

張重華遣謝艾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輅車。

戴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

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

大擾。艾踞胡床。指麾處分。趙人以為有伏兵。懼不

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

乘勢進擊。大破之。趙王虎復遣孫伏都帥步騎二

萬會秋軍。長驅濟河。艾又破之。虎嘆曰。吾以偏師

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

圖也。尋以重華為涼州刺史。西平公。

楊初遣使稱藩。詔以初為雍州刺史。仇池公。

四年。加桓溫征西大將軍。

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桓溫。左丞荀斐

曰。溫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溫征西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溫既滅蜀。威名大

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夙有盛名。朝野推

服。乃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寢相疑貳。浩以王羲之為護軍將軍。羲之以為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宜與溫構隙。浩不從。

燕王皝卒。世子雋立。

趙立子世為太子。

以蔡謨為司徒。

謨上疏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哂。羲不敢拜也。

五年

趙太寧元年

酉巳

趙王虎稱皇帝。

趙主虎卒。太子世立。其兄遵弒之。及其太后劉氏而自立。

蒲洪遣使來降。

石閔言於趙主遵曰。蒲洪人傑也。今鎮關中。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宜改圖之。遵從之。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遣使來降。

征討都督褚裒率師伐趙。不克而還。

張重華自稱涼王。

趙石鑒弒其主遵而自立。

秦雍流民立蒲洪為主

秦雍流民相帥西歸。路由枋頭。共推蒲洪為主。眾至十餘萬。鑒懼其逼。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為雍州牧。洪會官屬議。應受與不。主簿程朴請與趙連和。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為天子邪。引朴斬之。

六年

趙主石祗永安元年魏王冉閔永興元年舊大國一涼代燕小國三新大國一凡五僭國

趙石閔殺鑒而自立。改國號魏。

以殷浩督揚豫等州。

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故以浩為中軍將軍。督揚豫徐兗青州。蒲洪為征北大將軍。督河北諸

軍事

蒲洪自稱三秦王。改姓苻。

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擊洪。洪迎擊破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苻氏。以雷弱兒。梁楞。魚遵。段陵為將相。故趙將麻秋殺苻洪。洪子健斬秋。遣使來請命。

趙石祗稱帝於襄國。

祗既稱帝。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祗以姚弋仲為右丞相。待以殊禮。弋仲子襄。雄勇多才。祗以為驃騎將軍。又以苻健為鎮南大將軍。

杜洪據長安。苻健擊敗之。

王朗聞趙亂。自長安赴洛。其司馬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關西夷夏皆應之。

魏主閔徵故散騎常侍辛謚為太常。謚不食而卒。

故晉散騎常侍隴西辛謚。有高名。歷劉石之世。徵辟皆不就。魏主閔備禮徵為太常。謚遺閔書。以為物極則反。致至則危。君王功已成矣。宜因茲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由夷之廉。享喬松之壽矣。因不食而卒。

免蔡謨為庶人。

庚辛

七年

秦主苻健皇始元年。是歲趙亡舊大國。一秦代燕小國三新大國。一凡五僭國。

苻健自稱秦天王。

健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為秦王邪。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遂即天王大單于位。國號大秦。

趙劉顯弒其主祗而自立。

既而魏克襄國。殺劉顯。遷其民於鄴。姚弋仲遣使來降。

詔以弋仲為車騎大將軍。六夷大都督。子襄為平北將軍。督并州。既而弋仲卒。襄帥眾歸晉。詔襄屯譙城。襄單騎渡淮。見謝尚于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待之。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

桓溫移軍武昌。尋復還鎮。

初桓溫請經略中原。事久不報。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已。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以國無它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眾資調。殆不為國家用。屢求北伐。不聽。至是

拜表輒行。帥眾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浩欲去位以避溫。又欲以騶虞幡駐溫軍。吏部尚書王處之。言於會稽王昱曰。若浩去職。人情離駭。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為之首。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手書為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柰何無故忽忽先自猖獗乎。撫軍司馬高崧為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然異常之舉。眾之所駭。遊聲導祖本嗜徒合切想足下

亦少聞之。苟或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區區誠懷。豈可顧嫌而不盡哉。溫即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八年

燕主慕容儁元璽元年。是歲魏亡。大二小二凡四借國。

秦王健稱皇帝

健以單于統壹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杜洪司馬張琚殺洪。自稱秦王。杜洪。張琚。屯宜秋。洪自以右族。輕琚。琚遂殺洪而

壬子

癸丑

自立。既而秦主健擊琚斬之。

燕慕容恪等擊魏。大破之。執其主閔。以歸。殺之。

燕王儁稱皇帝

九年。西平公張重華卒。子曜靈立。涼州廢其主曜靈。立張祚為涼公。

重華庶兄祚。有勇力。吏幹而傾巧。善事內外。與嬖臣趙長等結異姓兄弟。長等乃廢曜靈而立祚。尋自稱涼王。

十年

涼王張祚和平元年。

殺浩以罪免為庶人。徙信安。以王述為揚州刺史。

甲寅

先是浩疏請北出許洛。以謝尚荀羨為督統。進屯壽春。張遇據許昌叛。降于秦。尚及姚襄共攻遇。秦人救之。尚等敗績。浩退屯壽春。尋復進屯泗口。謀再舉。中軍將軍王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今莫若引咎責躬。更為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浩不從。姚襄以燕秦方疆。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浩惡其疆。遣兵襲之。

不克。遂率諸軍北伐。襄邀敗之。浩走保譙城。糧械都盡。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徙之信安。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浩少與溫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嘗輕之。浩既廢黜。久之。溫謂掾郝超曰。浩有德有言。嚮為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為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桓溫帥師伐秦。大敗秦兵于藍田。進軍灞上。三輔皆降。

温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浙川趣武關。命司馬勲出子午道以伐秦。温別將攻上洛。獲秦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秦主健遣太子萇等帥衆五萬拒温。戰于藍田。秦兵大敗。温轉戰而前。進至灊上。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以拒温。三輔郡縣皆來降。温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

桓温及秦兵戰。不利。師還。

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温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温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灊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温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温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温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

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欲與猛俱還。猛辭不就。

十一年

秦主苻生壽光元年涼張玄靚大始元年

秦主健卒。太子生立。

涼州弒其君祚。立張玄靚為涼王。

十二年。以桓溫為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溫敗襄于伊水。遂入洛陽。修謁諸陵。置戍而還。襄北走據襄陵。

先是姚襄叛降于秦。

升平元年

秦主苻堅永興元年燕光壽元年

秦苻堅弒其君生。自立為天王。

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皆為王女為公。生乃誅魚遵及其子孫。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剥人面皮。使之歌舞以為樂。群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權翼善。讚翼密說堅宜早為計。勿使它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鏢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略不世出。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

事。堅大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會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為妖言。撲殺之。夜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與梁平老帥。壯士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繼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殺之。堅以位讓法。法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乃去帝號。稱大秦天王。

立皇后何氏

秦以王猛為尚書左丞

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以王彪之為左僕射

三年

秦甘露元年

秦以王猛兼司隸校尉

先是堅以鄧羗為御史中丞。猛領京兆尹。疆太后弟德。酗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屍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羗同志疾

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茲猾屏氣。路不拾遺。堅嘆曰。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至是以猛為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僕射詹事侍中中書令。領選如故。猛薦陽平公融。光祿任羣。處士朱彤自代。堅不許。而以融為中書監。羣為太子家令。彤為太子庶子。猛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於是羣臣不敢復言。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七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八

起晉穆帝升平四年
至孝武帝太元九年

四年燕建熙元年

燕主儁卒。太子晞立。

桓溫以謝安為征西司馬。

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弟萬廢黜。時免為庶人。始有仕進之志。時已年四十餘。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溫深禮重之。

酉辛

五年

是歲涼奉
升平之號

五月帝崩琅邪王丕即位

穆帝在位十七年。年十九歲。無嗣。皇太后令曰。琅

邪王丕。中興正統。義大望聞情觀地望地位莫與為比。

其以王奉大統。於是百官備法駕迎入即位。

立皇后王氏

秦舉四科

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

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

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

者皆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

修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

哀皇帝隆和元年

興寧元年。加桓温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温以王坦之為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郝超為

參軍。王珣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

涼張天錫弒其君玄靚而自立

二年

涼西平悼公
張天錫一年

以王述為尚書令

加大司馬温揚州牧

子甲

亥癸 戌壬

丑乙

三年秦建元

三月帝崩琅邪王奕即位

哀帝在位四年年二十五歲無嗣皇太后詔以奕承大統

燕陷洛陽將軍沈勁死之

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洛陽克之執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用遂殺之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司馬氏光曰沈勁耻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可謂能為子矣

寅丙

恪為將不事威嚴專用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不為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故未嘗敗

立皇后庾氏

以王彪之為僕射

帝奕太和元年以會稽王昱為丞相錄尚書事加殊禮

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

四年大司馬溫帥師伐燕秦人救之溫及燕人戰于枋頭不利而還素真以壽春叛降于燕

巳己

桓溫請與徐兗刺史郝愔。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至金鄉。天旱水絕。使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會于清。引舟自清入河。舳舻數百里。攻胡陸。拔之。燕主暉使下邳王厲逆戰。敗還。前鋒鄧遐。朱序亦敗燕兵於林渚。溫至枋頭。暉及太傅評大懼。謀犇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暉乃使垂帥衆五萬以拒溫。垂表申胤。封孚。悉羅騰從軍。暉又遣樂嵩請救于秦。許賂虎牢以西之地。堅遣苟池。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初溫使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不克。燕范陽王德帥騎

屯石門。李邽帥兵斷溫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為前鋒。與晉兵遇。宙曰。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為三伏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犇還。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余里。燕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溫初退。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帥八千騎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追之。及於襄邑。德先帥勁騎伏於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

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溫收散卒屯於山陽。深耻喪敗。乃歸罪袁真。奏免為庶人。真不伏。表溫罪狀。朝廷不報。遂據壽春叛降燕。燕慕容垂出奔秦。秦以為冠軍將軍。

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將士功賞。皆抑而不行。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與評謀誅之。垂至邯鄲。乃與段夫人及令寶、農、隆、楷、建及郎中令高弼俱犇秦。初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堅復愛令及楷之才。皆厚禮之。王猛曰。垂父子譬如龍虎。

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柰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况萬乘乎。乃以垂為冠軍將軍。梁琛使秦歸。言於評曰。秦人日閱軍旅。聚糧陝東。和必不久。今吳王又往。宜為之備。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既又以告燕主暉。皆不然之。唯皇甫真深以為憂。上疏請選將益兵以防未然。不聽。

大司馬溫徙鎮廣陵

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

之疫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祕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盛性方嚴。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

五年

是歲燕亡大一
小二凡三僭國

秦王堅入鄴。執燕主晞。以王猛為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

先是堅遣王猛等伐燕。取洛陽。克壺關。入晉陽。及

燕慕容評戰于潞川。敗之。遂圍鄴。至是堅自帥精銳十萬赴鄴。燕主晞與慕容評等奔龍城。堅使將軍郭慶追之。及於高陽。執以詣堅。令還宮帥文武出降。堅以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冀州牧。鎮鄴。守令有闕。令以便宜補授。將士封賞各有差。州縣守長皆因其舊。以燕申紹與韋儒俱為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勸省風俗。勸課農桑。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

六年

太宗簡文皇帝
是咸安元年

未辛

大司馬溫入朝。廢帝為東海王。迎會稽王昱入即位。溫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溫拔壽春。獲束瑾之子也。謂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溫遂與定議。乃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而立會稽王昱。溫集百官於朝堂。宣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昱即帝位。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

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溫遂還姑孰。降封東海王為海西縣公。

大司馬溫奏廢放之人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太后詔封海西縣公。尋遷於吳縣。溫威震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先是熒惑守太微端門。踰月而海西廢。至是又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謂中書侍郎郗超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

以道匡衛。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羞勝耳。

中

太宗簡文皇帝

咸安二年七月。帝崩。太子昌明即位。

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詔立皇子昌明為皇太子。生十年矣。道子為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遺詔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

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改詔曰。家國事一稟。

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

謂王

故事。是日帝崩。

羣臣曰。當須大司馬處分。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朝議乃定。太子即位。太后欲令溫居攝。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幾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事遂寢。溫望簡文臨終禪位。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疑王坦之謝安所為。心銜之。帝在位二年。年五十二歲。

秦加王猛都督中外諸軍事

先是以猛為丞相。苻融為冀州牧。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辭章三四上。秦王堅不許。猛為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強。戰無不克。秦國大治。堅敕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年少。在冀州嘗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問治中別駕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

也。使至長安。見猛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乃煩有司舉劾。明公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釋。

烈宗孝武皇帝 寧康元年。大司馬溫來朝。

桓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時都下恟恟。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

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郝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郝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三月。溫有疾。還姑孰。

大司馬溫卒。以桓冲都督揚豫江州軍事。

初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溫弟江州刺史冲問安坦之所任。溫曰。渠等不為汝所處分也。

臣等謹按桓溫之求九錫。逆節已著。朝廷勢不能止。非謝安王坦之故為遲緩。以及其死。則其篡已成矣。抑觀溫對冲之言。則二人為所畏忌。有素。即溫不死。亦將有以處之。賢臣之有功於國。蓋如此。

皇太后臨朝攝政。以王彪之為尚書令。謝安為僕射。謝安以天子幼冲。欲請崇德太后。康帝褚后也。臨朝。彪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已得專決。遂不從其言。彪之與共掌朝政。安每歎曰。朝廷

成甲

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

二年。以王坦之都督徐兗等州軍事。詔謝安總中書。安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亥乙

三年。徐兗都督藍田侯王坦之卒。

以桓冲為徐州刺史。謝安領揚州刺史。

冲以安素有重望。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

黨莫不苦諫。冲處之澹然。

秦丞相清河侯王猛卒。

猛寢疾。秦王堅親為祈郊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疾少瘳。為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

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歛。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也。猛字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諡曰武。

立皇后王氏

以徐邈為中書舍人

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邈補中書舍人。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為詩章。文詞穠雜。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經帝重覽。

然後出之

秦置聽訟觀。遣太子入學。禁老莊圖讖之學

秦王堅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也。王猛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羣臣之子皆就學受業。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讖學遂絕。

太元元年

是歲涼代皆亡。僭國一。

太后歸政

子丙

以謝安為中書監錄尚書事

秦遣兵擊涼州。敗其兵。涼將掌據死之。張天錫降。

秦遣兵擊代。敗之。代寔君。弒其君什翼犍。秦討殺之。

遂分代為二部。

二年。以謝安都督揚豫等州軍事。

以桓沖都督江荆等州軍事。謝玄監江北軍事。

桓沖以秦人疆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

明。使劉波守江陵。楊亮守江夏。初中書郎郝超。自

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優游散地。常憤

邑形於詞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時朝廷方以秦寇

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

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眾舉親。玄之才

足以不負所舉。眾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

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

以知之。玄鎮廣陵。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

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

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散騎常侍王彪之卒。

初。謝安欲增修宮室。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府為

宮。殊為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御史都坐。猶

也。都堂不蔽風雨。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為儉。比之初過江則為侈矣。今寇敵方疆。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虜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修室屋為能邪。安不能奪。故終虜之之世。無所營造。

四年。秦陷盱眙。進圍三阿。

今高郵州地。

謝玄連戰敗走之。

先是秦寇梁州。陷南陽。彭城。又陷襄陽。執刺史朱序以歸。至是秦俱難。彭超拔盱眙。遂圍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謝玄自廣陵救三阿。

難超戰敗。退保盱眙。玄進攻之。又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難超退屯淮北。玄謙共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玄還廣陵。加領徐州刺史。謝安為相。秦人屢入寇。衆心危懼。安每鎮以和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文雅過之。七年。秦會羣臣于太極殿。

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今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欲自將討之。何如。左僕射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

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問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融泣曰。晉未

可滅。昭然甚明。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耳。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秦滅六國。豈皆暴虐乎。冠軍慕容垂獨言於堅曰。陛下斷自聖心足矣。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衆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融復諫曰。

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江東雖微弱。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乘間進言。堅與遊東苑。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堅不聽。所幸張夫人諫曰。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州。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率天下而攻桀紂。因

其心也。今朝野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何所因也。自秋冬以來。雞夜鳴。犬哀嗥。廐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堅幼子詵。最有寵。亦諫曰。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焉。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八年。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等帥師拒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

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至三萬餘騎拜趙盛之為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諫曰。垂。萇。我之仇讎。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何可聽也。堅不聽。遣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堅遂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九月。至項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兵皆順流而下。幽冀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謝石為征討大都督。謝玄為

前鋒都督。與將軍謝琰。桓伊。胡彬等督衆八萬拒之。時都下震恐。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棊別墅。安棊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遊山陟也。登高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留以防西藩。沖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袵矣。

以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

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于肥水。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胡彬退保硤石。融進攻之。梁成等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為。

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在壽州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憚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玄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

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序遂與張天錫皆來奔。復取壽陽。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悉以兵授堅。

胡氏寅曰。苻堅之初。信任王猛。間言莫入。方是時。堅心方虛。急於圖治。故其斷得也。及其衰也。志意既滿。貪欲方熾。方寸之明。有蔽之者。故其斷失也。斷之得失。不在乎他。在乎明理與不明理而已。張氏拭曰。淮淝一戰。夷夏離合之大機也。獨惜晉之君臣。既相猜疑。而規恢之功。迄不可覲。秦分為三。燕分為二。涼分為四。披披藉藉。五十餘年。而後畧定。皆自淮淝之役始也。

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九年

燕世祖慕容垂元後秦太祖姚萇白崔元年舊大國一新大國二凡三僭國

甲申

慕容垂自稱燕王。大破秦兵。斬其將石越。

先是丁零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垂叛秦與斌合。

荆江都督豐城公桓冲卒。

以謝安為太保。

燕慕容泓起兵華陰。慕容冲起兵平陽。秦遣苻融擊泓。敗死。融司馬姚萇起兵北地。自稱秦王。

遣都督謝玄率師伐秦。取河南。

太保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玄為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

遷棄彭城走。玄進據之。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

兗州刺史張崇。崇棄鄆城奔燕。牢之據鄆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

加太保安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假黃鉞。謝玄都督七州軍事。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八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八

